

一个“暖男”的内心波动

□口述：远飞 笔录：徐约维

在人们眼里，梁思成与林徽因是一对公认模范夫妻。男才女貌，比翼双飞。但梁思成在晚年时坦承，他觉得和林徽因在一起很累。因为她思想太活跃，必须和她同样反应敏捷才行，不然就跟不上她。而远飞似乎很能理解梁思成的感受。

为了她改变人生计划

高二时，有了喜欢的人。那时，临到放学时，心里就便暗中怀着热望，希冀着能与妹妹偶遇，哪怕是对上一眼。而当我真的看见她了，那种刻意想避开的惊慌失措，大概就是心动吧。人避开了，但内心那种美好的感觉却升腾上来了。天轻了，地绿了，心头里那股轻盈呀，渗透肺腑，世界如此婉转，如此嘹亮与真切。

我不知道，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。我感觉到自己变得更强大，同时也变得更脆弱。更深邃也更清澈了，更奔放也更内敛了，更安宁也更兴奋了。就像喝了咖啡，心里涌满了岔路，不知所措，慌忙里不知该向哪个方向走，前方展开了无限可能性。

后来，我们的眉来眼去被班主任觉察，她找妹妹谈了一次。妹妹又找我谈了一次，她告诉我，老师说，爱情使人变得美好。所以她支持我们发展，但现在不是时候，等高考结束后，就可以有大把大把时间好好谈一场恋爱。建议我们先冰封，后发酵。

妹妹低着头，神色肃穆地对我说，如我们都能考上北京大学，就与我谈恋爱。然后，我们奋斗十年，如果届时我们恋情不变，就结婚。她结婚底线是 32 岁，在成为高龄产妇之前生育。

如果说，恋爱时间是老师给

出的，那么结婚时间，可能是妹妹父母的想法。因为她给我的感觉，就像是背书，却又说的郑重其事。

妹妹的父母原都是当地大学教师，凭着自己努力与机缘巧合，一路转战，现已先后在上海的大学尘埃落定。而北大，曾是他父亲的志在必得，现在成为了妹妹的目标。当时我们都在河北，地理离北京不远，但精神上离首都名牌大学却很遥远。原来我想考河北省立大学，石家庄那里有我姨在，离家也近。但我还是默认了妹妹的决定。我要以此为契机，逼着自己高攀一下。

那天的谈话被我的哥们知道后，他们都替我不平，都说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为何要为妹妹改变主意。他们问我，我走了，还要 30 岁以后结婚，留我妈妈一人怎么办？我的父亲早年死于一场工伤事故，只剩我与妈相依为命。他们的问题让我沉默良久。

也许，妹妹也像我一样，根本不知道十年后的现实会怎样。也许，我们也不需要十年后确切的具体场景。我们只需要它的存在，就像理想，不是用来实现的，而是用来照亮我们人生的。那日，我一个人在黄昏的大街上走了 4 小时。后来很多人问我一个人夜晚踟蹰路上的心情，我想起的却不是孤单和路长，而是波澜壮阔的海和天空中闪耀的星光。

时，若是贸然不知进退，一定会说错很多话，言多必失。但你说多不好，不说也不好，太笨拙不好，太灵活更不好。所以呢，收起哄女朋友的天分，让妹妹陪你在身边，接你的话，让他们觉得你们是认真的，会好好地相处下去。”

我从善如流，见妹妹父母那天，我喝了咖啡提神，又记得保持镇定，不至于过分活跃。就像警卫员上岗，随时随地随身保持警觉，不断旁听六路、眼看八方。在丈人每一个语焉不详的神情里觉察每一个蛛丝马迹，在丈母娘不经意间聊天里挖掘每一个潜台词。

终于，在饭局接近尾声时，丈母娘说了句：“一个男人可以穷，但一定要上进。一个男人可以丑，但人品要好，要有担当，托得起这个家，要对老婆好。”说完，还瞟了丈人一眼。顺便说一句，我的丈母娘也是个美人，而丈人长得粗糙，两人从外表看起来不般配，但丈人事业上蒸蒸日上。我知道，不管丈母娘是指桑骂槐，还是什么意思，总之，我算过关了。



贰柒 制图

手记>>>

把冲动当作探索的契机

也许，很多人在习惯了按部就班和循规蹈矩之后，也会偶然想着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来缓解一些对日常生活的厌倦，但多数情况下，也只是在心里想想，很少落实到行动。

按照精神分析理论，压抑就是把意识不能接受的冲动、矛盾、情感等排斥到意识之外，但它们并没有消失，而是潜入潜意识的冰山之下。在某些时候，这些被压抑的内心需求就会浮出海面，在我们意识控制力虚弱时乘虚而入。比如，有时我们内心会突然有一些强烈的冲动，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

过于照顾别人的感受，往往使人慎小犹疑，不敢去面对真实的自我，人也会失去活力，比如远飞。而妹妹的折腾，其实是另一种迷茫。因为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其实也是过于压抑，无视自己内心感受的结果。

当我们发现自己突然有一种冲动，特别渴望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时，可能就是你内心的一些感受被过于忽视了。这时候，我们要静下心来探索一下自己的内心，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把冲动当作探索自我的契机，而不是一种破坏性力量，作为一个了解自我，与自己未知的一面相处的机会。无论是远飞、妹妹，还是我们自己。

向前的步伐永远不停

没想到，婚后，我与妹妹的分歧就出来了，此起彼伏的。

在性格上，妹妹是急性子，我是慢性子。她遇事处事想到就做，往往还没有想清楚就已扑上去了。一事当前，首当其冲，有担当敢作为，行动力强，当然是优点，但缺点也在这里，因为操之过急，因为不会瞻前顾后，看不清周围隐蔽的小坑与小隙，看不清人心险恶的一面，不管不顾只管冲。妹妹又没有耐心，说话直接，常莫名其妙就已经把人得罪了，需要我去“收摊”。所以，在效率上妹妹比我快；在质量上，她不如我。我的优点是有耐心，细致，能聆听，准确度高，处事也更宽和一点。当然，我节奏也慢一点。

在生活里，我贪图安逸，注重吃喝玩乐，喜欢享受那种细细碎碎，包括对阳光照在脸上的小幸福。通常一个目标完成了，就想整体休息一下，舒坦舒坦，松懈一阵子。而妹妹似不喜任何娱乐，包括旅游。

妹妹天生就是“工作狂”，就像停不下来的“红舞鞋”，永远有新目标。妹妹月薪已近 3 万元了，还是总监，可她前方永远有“远山在呼唤”。这个前方没有具体概念，没有方位，没有路径，只是一个抽象的远景。只是她内心那股子劲头，永远在蠢蠢欲动。也许，这给妹妹注入更多的新能量与活力，人生也有了更

多的可能性，却让慵懒的我无所适从，甚至有点混乱。如果说以前她负责冲锋，我负责殿后。现在她是大踏步前进的一方，而我是原地踏步的一方。她永远在奔跑，而我赶不上趟。

妹妹看不惯我与哥们混在一起，说：“如果你总是见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，甚至不如自己的人，就说明你在混日子。”

妹妹经常有新的思想碎片冒出头来，似有隐秘的源头，却又没了尾巴，戛然而止。比如：“任何东西都经不起深挖。挖下去，就是无底的深渊。”“朋友也有阶段性，与自身成长与内心变迁相关，有些人只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，有些人一定是渐行渐远渐无书。既要友谊，也要有用，才是朋友的金标准。”这些都是她说的话。身边经常飘过这样的“半成品”思想，我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。

“三十几岁，我们的人生还可以再抢救一下。”妹妹总是这样说。而我认为，她具有“过度成就”的倾向。所谓“过度成就倾向”是指，在充分达成了目标的情况下，还是像上瘾一样不停努力的倾向。我觉得，这背后是因为没有明确标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孜孜不倦，但其实我们不知道做事的真正理由，也不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，更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才好，只是下意识地向前奔跑，习惯性地付出与努力。

我有时不想做“暖男”

其实我也心疼妹妹，她只是看起来随心所欲的样子，骨子里还是孤独。这源自于她潜意识里想超越父母的强烈意愿。在她生命最重要的十年里，父亲是缺位的。当时她父亲为落户上海长年在在外辗转，而“独守空房”的母亲，则把自己的憋屈以另一种自强自立的方式灌输给妹妹，比如，一定要考上北大，要超越父亲……

所以，妹妹一直暗中与父母较劲。她的工作无法与教授职称较劲，但至少要在收入上超越他们。每当妹妹摩拳擦掌大展宏图，把我晾在一边时，我心里特别失落，特别想做一些出格的事情。我想起自己这些年里大大小小的失望与妥协，看见了自己在这里面的软弱与窝囊，其实我只是不想太折腾。本想娶到妹妹，日子可以消停下来了，没想到她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逼到一个“走投无路”的状况，仿佛这样，她才能绝地反击，才有澎湃的驱动力。

表面上看来，我不是一个执着的人，不是妹妹那样的一根筋。但在我表面的随

和，好说话，甚至讨好的背后，其实是无法克制的愤怒。我骨子里厌厌厌倦甚至厌恶那些吃力又磨人哄人时刻，难道我必须做一个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“暖男”，做一颗妹妹心神不宁时的药丸？

最关键的是，我现在的年收入也不低，我的心也大了起来，我内心的诉求被唤醒，男人的尊严被唤醒，我需要被仰视，需要被理解被抚慰被容忍。这一切，妹妹能感知到吗？

一次周末午后，我们难得一起坐在阳台上喝蓝山咖啡，暖洋洋的冬阳，萨克斯乐若即若离地飘过来。我忽然脱口而出：喝咖啡，一般有两种情况，忙碌或闲暇时。忙碌时它是兴奋剂，给沉闷呆滞的大脑吹进一股清新力量；悠闲时，它是生活的调味品。它矛盾地兼顾了生活的两种状态，这大概就是很多人离不开咖啡的原因之一。好女人也一样。

妹妹一时无语，望着壮丽的落日盛大谢幕。我趁机就搬出了“过度成就倾向”理论，而当妹妹怔怔时，我抽身而退……

我的哥们还谆谆教导我，重点是讨丈母娘的欢心，还要注意避免翁婿独处。他说：“上门见对方家长是在人家的场地与领域，你是客场。和挑剔的老丈人独处